

程涛平史学文集



程涛平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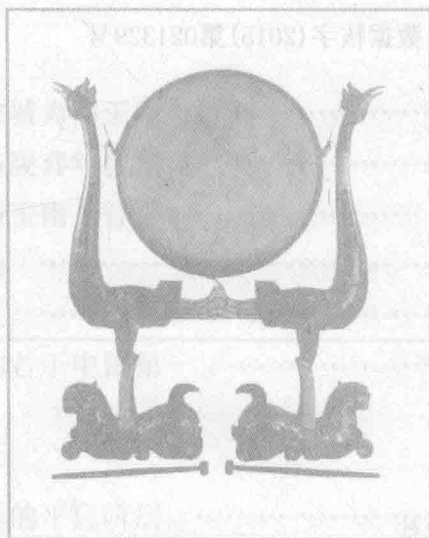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程涛平史学文集

程涛平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涛平史学文集 / 程涛平著. — 武汉 : 武汉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430-8959-4

I. ①程… II. ①程…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1329号

著 者: 程涛平

责任编辑: 赵 可

封面设计: 闻 风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490号 邮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 //www. whcbs. com E-mail: zbs@whcbs. com

印 刷: 武汉东赛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3. 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 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自述

特殊年代的自学之路	2
-----------------	---

商代史研究

考古揭示盘龙城为商王南土行都	54
盘龙城始建与废弃年代探讨	87
论盘龙城为商王南土行都	96
盘龙城的呼唤	144
盘龙城的见证	150
盘龙城文物的若干中国第一	156

楚国史研究

春秋时期楚国的平民阶层	160
春秋时期楚国贵族对土地的占有及限制	182
楚国野地居民社会形态研究	192
楚国大型水利工程芍陂溯源	221
重阳节与楚文化	248
论长江中下游铜矿为商周王朝统一官营	256
战国军事家李牧评传	279

楚国与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楚国与古希腊不同战争的比较研究	292
论中西名著分别对楚国和古希腊战争的描述	306

论中西名著分别对楚国和古希腊英雄心理的描写	315
中西方“胁生”神话比较研究	332

近代史党史研究

论黎元洪潜藏的反帝制革命思想	343
首义功臣“蔡一炮”和他的后裔	366
追寻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黄负生	370
怎样看待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	376

历史文化景点介绍

楚城回眸	385
再现楚国——武汉东湖楚城	394
岳飞铜像耸立蛇山之巅	470
武汉应成为大禹纪念重地	472
大禹神话园筹建记	474
武汉江滩记	498
中山舰赋	500

评论

中国首届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	504
《楚文化知识丛书》编撰述评	508
让绵远深幽的楚文化走向社会大众	523
郑昌琳和《楚国史编年辑注》	526
《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前言	528
阳夏战争的纪念意义	534
当代花木兰的无尽追思 ——评《陈少敏百岁诞辰纪念集》	537
故乡程秀二湾之梦	540

祁金刚《江夏溯源》序	545
沈远义《贱三爷的故事》序	549
黎世炎《守住黄陂的老房子和老石桥》序	553
张笃勤《人文视域的汉江与武汉》序	557
《三寸金莲》迈步京剧辉煌	565

师长追忆

献给初中恩师涂光晖先生	570
我与姚雪垠先生的忘年交	572
密院长让我鲤鱼跳龙门	613
追思博士恩师张舜徽先生	616
怀念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	623
回忆挚友、辛亥后裔蔡世骥先生	631
跟随王杰筹建楚城	638
中山舰悲歌——祭殷增涛书记	649

附录

《历史研究》举行茶话会庆祝创刊三十周年	658
《江汉论坛》岁月随想	663
《楚文化知识丛书》总序	王 杰 670
程涛平《再现楚国》序言	喻宗汉 673
程涛平《大禹故事》序言	岳燕青 676
程涛平《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序	冯天瑜 681
评程涛平《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	郭德维 684

后记	690
----------	-----

来，一天下来可不乏一匹马，每个

队是有两辆车的，坐在后面的人

告诉我，他叫张德文，是个

老油子，为生活，四百里地，马和

车，由主收团土地无路可走，

是条道路的，那列万马奔腾，

我亲眼所见，马和车，马和车，

半中腰，马和车，马和车，

生半路，马和车，马和车，

雨不夜，马和车，马和车，

半路，马和车，马和车，

任地，马和车，马和车，

向那，马和车，马和车，

家，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马和车，马和车，马和车，

自

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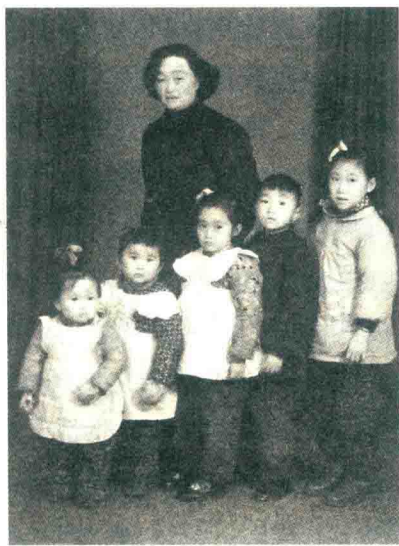
特殊年代的自学之路

俗话说，兴趣是自学的最好老师。那是可以在一帆风顺的条件下自然而然地自学成才的。而我却不同，是在特殊的年代，初中毕业即遭遇“文革”，被迫中断学业，经历了作为知识青年、修车工人、企业秘书、杂志编辑、破格考博士等艰难的角色转换，身不由己、磕磕绊绊、跌跌撞撞、鼻青脸肿、绝处逢生，似一株巨石缝中顽强求生的小草，自强不息地走上了自学的崎岖之路。

我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父亲程志远 1942 年担任中共湖北省黄冈中心县委书记，一直在鄂东坚持武装斗争至解放，母亲徐华也是新四军老干部，故我被俗称“红二代”。如果将我的外祖母徐源清早年参加中共湖北省枣阳地下党的历史算进来，我应该算是“红三代”了。我出生在 1950 年 4 月，全国刚解放不久，父亲担任湖北省黄冈县县长，县政府在团风镇，实行供给制，从小衣食无忧。我在团风出生，对团风镇留有依稀印象。约 5 岁时父母调到湖北省交通厅系统工作，我也就随之在汉口长大。家中一个姐姐三个妹妹，我是独子，自然备受宠爱。如果按一般干部子女成长的规律，我很容易成为一个纨绔子弟，与史学研究挨不上边。特别是 1966 年“文革”时，我读初中三年级，才 16 岁。此后大学停办，我们这一代人都失去了最宝贵的求学光阴，自学史学更难以想象。一系列特殊原因使我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

在我小的时候，父母对我的影响无疑是最重要的。虽说是革命老干部，父亲大会作报告的口才很好，声音洪亮，感染力强，但文化程度很低，基本没有写作能力，退休后曾经想自己动手写回忆

录，一天下来写不了一页纸，每个字足有拇指盖大，实在困难。父亲告诉我，他8岁丧父，被迫到集镇卖油条为生，后给本湾地主当佃农，地主收回土地无路可走才走上革命道路的，新洲方言里油条叫“果子”，以致当了共产党的县长之后，当地老百姓送他“果子县长”的绰号，没有文化的窘态可想而知。母亲是湖北枣阳人，1942年，她14岁时地下党遭破坏，被担任地下党交通站负责人的外祖母紧急送到新四军桐柏山九口堰根据地参加革命，以后在新四军办的洪山公学学的文化，曾经当过电台译电员和“七七”报社记者，文化虽比父亲高一些，但墨水不多，不可能直接对我辅导。母亲的革命经历比父亲曲折得多，在抗日战争时期洪山公学被日军包围，坐过日本人的牢，解放战争著名的“五师突围”，部队被打散后躲进深山被俘，好在身份没有暴露，后被取保出狱，解放后多次接受党组织的审查，政治上原地踏步，各种领导职务与她无缘，看着与她同时参加革命的战友职务比她高很多，眼见得丈夫没有文化，不可能升职当省级领导干部，自己又为“历史问题”所累，升职无望，强烈的自尊心，使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这个独子之上。她一心希望我通过上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光宗耀祖。1964年我14岁，读初中一年级，国家招飞行员，我身体合格，市武装部将入伍通知书送到家中，我就读的实验学校一片欢腾，男女同学纷纷祝贺。在外地工作的母亲赶回武汉，硬是将通知书退掉，为的是我今后读大学。对于她的这份苦心，我不能接受，与她大闹，我的一位中学同



1957年，母亲徐华与我们五个孩子摄于汉口，前排右2为7岁的程涛平

学到我家放声大哭，抗议她的决定。母子关系由此很僵。有一天，家中只有我们母子俩，母亲主动找我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越哭越伤心，把她受审查的一肚子委屈和不服气心理全倒出来，要我理解她，发奋读书，读出名堂来，让她的战友和同事以后都羡慕她。母亲的眼泪，使我大为触动，我当即发誓，一定好好读书。

父母望子成龙，采取了一个很“绝”的办法，为我物色了一位极其优秀的课外辅导老师。父亲战争年代的战友和部下很多，彼此感情很深。刚解放之时，父亲担任黄冈县长职务，有一位战友病逝，留下寡妻孤儿，生活无着落，父亲重战友情谊，将其家属按烈士待遇妥为安置，其子周兴元读书优秀，一直由国家负担全部生活和读书费用，我读初中时，周兴元考上武汉师范学院，来看望我的父母亲，父母就托他辅导我，我按父母规定，每个星期天从汉口一元路的家中出发，坐粤汉码头轮渡到武昌徐家棚码头，再走不远到武汉师范学院，接受周兴元的辅导。周兴元对我父母无比崇敬，胜过亲生父母，竭诚按我父母嘱托办事。每个星期天，让我在他的寝室里做作业，陪我打篮球，辅导作业，给我讲故事，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晚上送到码头。有时他来我家辅导，数年如一，直到毕业离汉，几乎将全部课余心血都用在对我的培养上。我对周兴元崇拜得五体投地。印象最深刻的是，某天晚上，我送他回师范学院，快到粤汉码头，仍依依难舍，他说等最后一班轮渡再走，两人坐在路边石凳上长谈。此前他送我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时他满怀激情地将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经典座右铭向我全文背诵，然后逐句讲解。在我眼里，周兴元是世界上最博学、口才最好的人，他充满激情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嵌入我的心坎里。这晚他讲的中心是，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虚度年华。他郑重地说，这将是今后一生的座右铭，也应该是我的座右铭。我神色庄重地点头，从心底里永远记下。

周兴元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孝义县中学任教，数年后从山西调回

老家黄冈县中学任教，以出色的才干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黄冈地区广播电视局局长。他对我一生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应该是我走上自学路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我就读的位于汉口一元路的武汉市实验学校，离我家一墙之隔，从小学一直到高中，一条龙教学。小学和中学都是人才济济，堪称一流学校。老师们以全部身心教育学生，是地道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小学五六年级班主任肖海棠，初中一二年级班主任涂光辉，初中三年级班主任吕金宝，均教语文，都可以说是教书育人的楷模。他们就像我人生跑道上交接接力棒的运动员，用心血浇灌花朵，似蜡烛点亮心灵。肖海棠、吕金宝两位老师教我时都是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走上讲堂，以后分别走上了校领导岗位。涂光辉老师早年是著名的西南联大学生，学识渊博，教学水平最高，在课堂上听他的讲课实在是享受。睿智的思想、幽默的话语、漂亮清爽的板书，一举手，一投足，似有一股魔力，将学生的注意力牢牢吸引。涂光辉老师曾任小学校长，在武汉教育界名气很大，他讲公开课时外面学校专程来听的人很多。记得有一次公开课，他讲得酣畅淋漓，满堂喝彩。不想他突然向学生提问，同学们没有准备，一时冷场，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他开始有点尴尬了。我意识到涂老师急需



2000 年程涛平陪涂光辉老师参观盘龙城遗址

救场，鼓足勇气举手，尽我所能回答了问题。课后，涂老师一再向我致谢，多少年后还提及此事，说是从此注意到我，把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涂光辉老师喜欢学生，欢迎学生星期天到他位于洞庭街的家中。

我一到他家，就被满书柜的书籍吸引住了。那时我家几乎一本书都没有，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家中会有这么多的藏书。涂老师见我盯着书不动，知道我的心思，慷慨地说，书柜中的书，随便借给我，随即他又说，初中生课外最好多读一些名人传记，向名人学习，树立人生有为的志向。他向我推荐了有关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小时候如何读书写作的传记性质的通俗小册子，如《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写作方法》、《列宁的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等，还有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我看完一本还一本，还一本再借一本，不光白天、晚上看，甚至边吃饭边看，看得如醉如痴，竭力模仿书中的主人公。如马克思如何在困难的条件下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交往的趣事，列宁禁烟的意志、在流放地如何坚持读书，毛泽东冬天冷水浇身锻炼身体等等。我模仿毛泽东，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赤着上身，用毛巾蘸冷水擦身，或用雪擦身，冷水或雪接触身体，不一会热气腾腾，并不觉得冷。倒是姐姐妹妹们看了大惊小怪。读这些传记类的书籍，我真是受益匪浅，明白读书、写作是最优秀的人在和平年代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

实验学校有浓郁的学习风气。印象较深的有一件事，教几何的女教师姓吴，朴实无华，有意布置难度较高的作业，大家普遍做不出来，吴老师第二天耐心讲解，大家恍然大悟，吴老师鼓励大家自己选择做些偏题、怪题，同学之间争强好胜，某题某人解出而大家未解，此人便洋洋得意。有一天我到书店买得一几何辅导书，有一题怎么也解不出，早上请教老师，吴老师忙于讲课，随口答应明天答复。第二天早上见面，我见老师眼睛布满血丝，满脸倦容，一问，才知她彻夜未眠，临天亮时终于解出，满心喜悦。课堂上吴老师借助板书，细心讲解，对我及我们班级的勤学钻研的风气大加赞扬，说就是喜欢教我们班的学生。对这位敬业的吴老师，我真是由衷地敬佩。

我渐渐养成爱逛书店的习惯，享受浏览摆在书架上橱窗里形形色色书籍的乐趣。偶尔看见中意的书，因囊中羞涩，便返家找母亲要钱买下，一口气看完。久之家中书籍渐多，自己动手找来木板，做成如同子弹箱似的两层小书箱，悬于床头墙上，置书其中，拿取方便，自得其乐。我亦常去南京路口的少儿图书馆借书、还书，再借再还，多是小说，看得爱不释手，废寝忘食。

实验学校是我获取知识的摇篮。我在这个摇篮中，像吮吮母亲的乳汁一样，一天天成长，从小学一直读到初中三年级，准备继续在这个学校读高中，然后考大学，走向社会，建设国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初中即将毕业，“文革”来临，从此，所有的学业全部终止，老师、学生的全部精力都被用在互相的揭发、批斗上，实验学校由神圣的殿堂成为了残酷的肉搏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将女教师头发剪掉并游行，无穷无尽的批斗会，有老师自杀，学校充满了恐怖。继而老师学生分派，内斗不休。1967年，各教室被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占据，昔日教书育人之地，变成派斗武斗战场。校内景色惨不忍睹、满目凄凉。

1967年不光学校关门，街上更发生抢枪乱军，连大白天走路都不安全。让我终生难忘的是一天下午，姑妈的儿子闻万民哥哥工厂休息，从阳逻回汉，我俩久未见面，格外高兴，信步逛街，走近鄱阳街景明大楼，看见大楼飘扬数面“铁军”旗帜，门前围着不少人在议论什么。忽听响起鞭炮声，忙好奇地打听，问面前一位中年人是怎么回事，谁知那人手捂着脖子说，“快跑！是楼上打枪，我中弹了。”我这才看清楚鲜血从他的手指缝中渗出。这时人群大乱，人行道数人倒地，一位肥胖的妇女坐在地上，大腿鲜血直流，不住呻吟。旁边一个小男孩更可怜，一边哀哀乱嚎一边鲤鱼打挺似乱滚。还没有回过神来，闻万民哥哥喊我：“涛平，我脚上中枪了，快去医院！”我赶快扶着他往南京路二医院跑，他的脚后跟中弹了，幸好未伤骨头。回到家中，全家人见我毫发未伤，庆幸我死里

逃生，从此对我严加管束，不准下楼。

长时间地闷在家中，不能上街，没有课上，没有书读，同学和老师均不能来往，无穷无尽的时间如何打发？百无聊赖中，发现一本《灵飞经小楷字帖》，如获至宝，找来纸和小楷毛笔，每天认认真真临帖，逐渐找到了感觉，离开帖时，常闭眼默记字体的骨架，时间一长，信笔书写的小楷字，也有灵飞经的味道。如此一来，时间好打发多了。

“文革”渐渐转到“清理阶级队伍”，我家的噩梦开始了。母亲在“五师突围”时被俘过，有“叛徒”嫌疑，要重新审查，于是，我开始无休无止地按照母亲的口述写“交代材料”。交代材料比较好写，某年某月，证明人是谁，平铺直叙，简单明了，不需要动太多的脑筋。要命的是母亲希望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又要我写“申诉材料”，要求事实清楚，说理充分，逻辑严密，情真意切，能打动人。好不容易写好一份，此处寄出，不见回音，又想向另一部门申诉，要我换个角度和口气再写。母亲是当过兵打过仗的人，心情不好时脾气暴躁，说一不二，要求很急，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一个姐姐三个妹妹，在母亲眼中全是不能指望之人。写材料时，动作稍慢一点，问的地方稍有重复，母亲便不耐烦，某处写错，必遭厉声呵斥。可怜我没日没夜挥笔不止，有时写得手指都伸不直了。成天挨骂，不敢还嘴。俗话说，熟能生巧，写得多了，我也慢慢摸索出了一些写申诉材料的门道，准备好复写纸，几处要求一个内容的，用复写纸复写几份，分头寄出，省了不少事。又按不同对象准备不同版本的材料，留底，随要随抄。临时有特殊要求，不劳母亲细说，调动感情，一挥而就，主动有声有色地读给母亲听，母亲非常满意，有时在老战友面前夸我的材料写得好。于是，我慢慢有了“笔杆子”的名声。谁能想象得到，我最初的写作能力，竟然会是在为母亲反复写申诉材料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呢？

1968年下半年，国家号召“复课闹革命”，随即号召“上山下

乡”，实验学校渐渐恢复了秩序。不劳学校动员，我选择回到新洲县新集公社曹家井大队程秀二垮老家插队。8月，满怀“广阔天地闹革命”的激情，告别学校、老师和同学，打起背包带上小书箱就出发了，比武汉市“首批首次”下农村的知识青年，足足早了半年。1969年元月，我到公社迎接武汉市首批首次下乡知青，已经是以“老知识青年”的身份自居了。

失去了的东西，才会觉得宝贵。当时国家号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到了农村，我才真正意识到，学校的大门，已经对我彻底关闭。在干农活之余，我常常发呆，不知不觉地怀念学校。农民习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上，我却怎么也睡不着，由早年周兴元教导形成的“不能虚度光阴”的潜意识开始折磨我，琢磨去琢磨来，觉得还是应该利用晚上的时间和农闲时节系统读书。主意拿定，利用国家下发的安置费，先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农村的房屋，窗户既小且高，光线很暗，根本不适宜读书。我找来泥瓦匠，硬是要求定做既大且低的窗户，农民们苦劝不住，只得由我。随后买来便宜的没上油漆的三屉桌及配套椅子，白天看书，窗明几净，比汉口家中差不了多少。晚上看书没有电灯是大问题，点煤油灯，买一瓶煤油几天就完。知青得的是工分，年终分红凭工分得到谷和柴、油等实物，根本无钱买昂贵的煤油。好长时间也想不出好办法。一天，我挑谷到大队机房“夹米”（将谷脱粒，谷壳磨成细糠），看见机房胡乱放着很多黑糊糊的油，一打听，是用过的废柴油。我问能不能点灯，农民说不能跟煤油灯比，但勉强可以用。我眼睛一亮，提出要买，机房的人说，不值钱的东西，你要随便拿。我大喜，急忙回去找来能装20斤油的大罐，灌满后千恩万谢地提回。晚上试用，我将马灯灯罩擦亮，用新的灯捻，废柴油居然比煤油差不了多少。可惜的是亮的时间保持不长，约一个小时灯罩就会变黑，须得勤擦，灯捻用一晚上就会被废油渣滓堵住，不再吸油，一两天得换新的灯捻。不管怎么说，这个看书照明的问题，总算是基本解决

了。每晚我看书的时间很长，一罐废柴油，能用一两个月。找到这个窍门，我便常到机房拿油，白拿不好意思，就将“夹米”出的能喂猪的细糠送给机房，算是交换，拿油时也就心安理得。

解决了看书照明的问题，知青的生活顿时富有情趣。我身强力壮，挑担、插秧、割谷，不逊农民，不觉农活之苦。白天上工，晚必读书。自带的书籍很快看完，逐渐无书可读。此时城里的图书馆关门，书店只卖红宝书，想到涂光辉老师家中藏书甚丰，回汉口时登门厚着脸皮求借。涂光辉老师每次见我，像见亲人一样，问长问短，针对我的特点，建议我通读史学之类的书，随即竭尽全力满足我借书的要求，先是将家中藏书全部由我挑选，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继而满世界找亲戚朋友去借。每次到涂老师家，必满载而归。还书时我必向老师汇报读书心得，谈及历史上的大事件，老师间或发表评论，言极精辟。我们师生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课堂。说来惭愧，还书时书上油迹斑斑，那是用废柴油照明须经常擦马灯灯罩，手上有油再翻书时所致。我红着脸解释，老师连说没有关系，这些油迹见证了我的勤奋，反而更有纪念意义。

知青时通读史书，其乐无穷。春秋时节读书，不冷不热，读书正好。冬天脚踩大别山农民习用的似提篮的陶制小“烘笼”，看书时饶有风味。夏天在屋旁山坡草地铺席，将马灯置于头前，看书时别有情趣。只是蚊虫特别多，为专心读书不想分心驱赶，买得一种“避蚊剂”，搽在脚腿处，非常有效。晚上读书，时间不可能太长，只能时断时续。如果遇到下雨天，不需出工，白天也能看书，就有整块时间，可以一口气读很多内容。记得1969年发大水的头天晚上，我正看《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部分，半夜突下暴雨，一阵紧一阵，看样子第二天肯定不会出工，索性通宵阅读。在看到总结太平天国失败原因部分，觉得特别深刻，禁不住思潮起伏，恰好瓢泼大雨，打得屋顶上的瓦发出经久不息的脆响，像急促的鼓点一样，敲击着我不平静的心灵。书中的文字伴随着雨声使我慷慨激

昂，我在房间中来回踱步，心情怎么也不能平息。整夜暴雨完全不歇气，越下越强劲。不知不觉天亮了，雨才打住。屋外一片嘈杂的人声，有人高喊：“不得了哇，发大水了！”我们村位于沙河西岸的岗地上，我们知青的房屋又位于全村的制高点，站在屋旁山坡上，放眼东望，只见平日如细线的沙河，已经膨胀变成一片汪洋。沙河对岸平原地带原星星点点均匀分布的大小村庄，有的部分消失，只剩树梢在波涛中摇摆。这时，一声声闷雷似的声音传来，水面腾起白色的烟雾，有女人惊叫：“我的妈呀！我娘家的屋塌了！”说着就晕过去了。我多次横渡长江，水性好，从这一天开始，连续几天，我和当地知识青年奋不顾身投入抢救被淹村庄农民生命的战斗中去，水灾过去后，新洲县举行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通知我出席，并在大会发言，可惜我因连续几天水中搏斗，顾不上穿干衣服和按时吃饭，医生说是中了“水毒”，大病卧床，未能出席。大水前夜通宵读书的情景，我终身难忘。

知青时白天农活，晚上读书，这种有规律的宁静生活，经常被无情打破。我父亲程志远因一直在本地坚持武装斗争，解放后为第一任黄冈（含新洲）县长，多年来尽力造福家乡，故在当地老百姓中威信特别高。某日，父亲单位湖北省水利厅系统干部造访，神气活现地通知我近日将在附近学校召开批斗我父亲程志远的大会，批判父亲多年来包庇新四军五师的掉队分子、变节分子、坏分子、叛徒的罪行，要求我在批斗会上发言，以示划清界限。我认识这位干部，原是农村青年，当年通过父亲找到工作，才跳出“农门”，父亲应该是他的大恩人，谁知他动员时对我大言不惭地说出一个歪理：“战争年代树立程志远的崇高威信是革命需要，文化革命降低程志远的威信同样也是革命的需要。”由于当地干部、老百姓和我的抵制，批斗会尴尬收场，向我表示对批斗会愤慨的人络绎不绝，父亲的威信反而更高。这晚看书时，我老是走神：“父亲身边怎么